四庫全書

子部

帝學卷六

宋 范祖禹 撰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下

皇祐四年三月丙辰講尚書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帝曰此君所以戒臣下也楊安國對曰臣聞古者君臣相接面稱不為謟廷諫不為謗臣能以嘉言進君君能舍己從人故帝曰俞允若兹又復敕臣下也講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帝曰是臣獻謨于君也安國對曰益以戒舜亦獻謨也講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帝曰惟修者明順其性也安國對曰臣謹按洪範五行傳一曰水其性智二曰火其性禮三曰木其性仁四曰金其性義五曰土其性信此五者在天則其氣流行在地則人所行用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王者常循其性行其道而修之所謂修也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惟和者不失其事也安國

對曰人君當正身修德以御下利節用儉以阜財厚生敦本以養民此三者和則不失其事也戊辰御邇英閣内出欹器一陳於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説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

眞宗製欹器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帝曰然四月戊寅
御邇英閣帝作欹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虧成之鑑
示講讀官丁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帝曰但
欲使卿等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欲各傳本以章榮
遇帝曰可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六月壬寅御
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因言
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陪亂政舊所不講今纂集
精義所當去留上繫宸旨帝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

遵不可以俗忌而簡去至於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鑑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録先儒于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辨之況正經之義可輙芟去耶九月甲寅丁度等上張揆修寫太元經乙卯詔名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赴講筵丙辰詔賈昌朝未有差遣且令赴經筵俟有差遣即不赴已未御邇英閣命賈昌朝講乾卦帝謂侍臣曰昌朝位將相執經侍講朝廷美事也翌日昌朝又手

疏乾卦大㫖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德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也帝面賜手詔嘉奬以所陳卦義付史館庚申講尚書微子篇帝曰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孰優楊安國以論語孔子之言對是日詔賈昌朝已差判許州令且在講筵候朝辭訖不赴乙丑賈昌朝奏臣已治行李非晚朝辭乞更不赴講帝令且在講筵候朝辭不赴丙寅講尚書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帝曰

王者為政必順民心楊安國對曰臣嘗聞往者大河潰決民室流亡過半存者三四陛下聖心震悼出內帑千百萬以賙救之民悅仁服德至今頌聲作焉已已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也十月

戊寅詔侯講尚書畢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昌朝先修節解以備講說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跡於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右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寅御邇英閣侍講學士上

五經精義尚書節解三十卷

五年四月丁酉御邇英閣講罔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咈如水之走下視羣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癸卯御邇英閣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禮記節解九十卷九月戊寅鑄鼎十有二圜丘用五宗廟用七又作鸞刀郊廟各一先是賈昌朝侍經筵帝問咒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咒昌朝不能對曰容臣退而

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亨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鼎名曰牛鼎羊鼎豕鼎皆署而刻之牛鼎其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刀亦親書刀名而署之有司皆篆刻其下至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圜丘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奏罷之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讀學士上前史精要後漢書三十卷十月甲寅再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春秋節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名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禮如宰相儀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名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録從之賜坐于御座之西南其後修起居注石揚休言陛下有所宣諭咨訪而臣坐遠不盡聞慮記録或有所遺乃命侍立於講讀官之末九月丙寅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

簠簋之制及圖成上之已已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為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貰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餓殍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臣祖禹曰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仁宗皇帝之言可謂大矣視天下皆吾赤子仁宗皇帝之心可謂一矣造次不違於仁

壬申王洙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三歲最為酌中令四五歲始一詔下得無重抑多士乎不若裁減取人之數稍進古制精於考擇則天下無遺滯之才矣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昪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三月乙丑御邇英閣盧士宗講周禮眡祲帝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名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已卯講周禮大饗王洙曰祠天地之器

以質信為本帝曰曹操不事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
帝爭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
張揆讀後漢書應劭議刑揆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
能守法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罪負寃不伸水旱之災
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
貸之豈欲刑罰之濫乎丙戌王洙講周官典瑞共含玉
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十月
丁未孫抃讀史記龜筴傳帝曰古人謀議動作必由此

乎林曰古人凡有大疑既決之於已又詢之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其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然之壬子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也祭陰以其血血主陰也神明不測故但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地簡易非至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曰子産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欲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也帝

曰使民知法而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十一月丙寅李淑讀大史公傳帝謂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不免於禍深可悲也顧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眞良史之才矣

六年三月乙酉御崇政殿召輔臣觀御書兖州至聖文宣王廟榜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閒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前後留侍十五年特被恩禮每乞

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召故事講官分日迭進
彖先已得講知蔡州帝以彖先行有日令獨徹所講秩
於是同列罷進者十日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
之事皆直言毋諱侍講呂公著講春秋因言弑逆之事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
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
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
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好學者有之矣未有終身好之而不厭者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賔友邇英講學游心聖道終身未嘗少倦是以一言一動仁及四海如天運於上而萬物各遂其生於下其本由於學故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德不可得而至也欲法天者惟法文王而已法文王則可以至天德矣臣願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則可以至

天德矣

帝學卷六

帝學卷七

宋　范祖禹　撰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上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初在睦親宅閉門讀書終日未嘗燕遊慢戲服御儉素如儒者吳王宮教授吳充進宗室六箴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以付大宗正司

帝書之屏風常視以自戒及為皇子名本宮教授周孟
陽為辭奏孟陽有所勸諭即謝孟陽而拜嘉祐七年遷
入内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
賀八年四月即位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
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十二月己巳始
御邇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讀經史講論語學而時習之
侍講吕公著曰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
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觧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有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

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邇英閣前此帝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已令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為常講論語宰予晝寢呂公著曰舊說宰予晝寢寐

也侍讀學士臣敞以為禮君子晝不居於內夜不居於外寝予晝居於寢故孔子非之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慎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興師動衆不可不慎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聖人所慎况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慎帝納其

言為之俛首而動容自是每因講進戒帝必肅然講論語九人而已吕公著曰舊説其一人謂文母侍讀學士臣敞以為子無臣母之理有婦人焉蓋邑姜也自古有道之君必求賢妃貞女以為内助朝夕儆戒然後可以成德故詩美后妃能輔佐君子易稱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講畢宫室公著曰昔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宫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後世人君多務盛宫闕之制窮土木之工欲以夸四方而示後人輔弼之臣雖蕭何謝安

猶不免此惑殊不知夏禹周宣恭儉之德可以垂美於萬世也帝因輔臣奏事語及呂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為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六月己亥詔曰雖王子之親其必由學惟聖人之道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國令一祖之後諸宗之支亦嘗著令於前命官以訓或兼職他邸或備位終年誘導之宜滅裂無狀蓋命不持固事遂因循特詔近臣並薦能者使成童而上講誦經書小學之居通達名數朝夕勸善日月計

能固當漸漬簡編敦修志業與其趨異端而無守豈若就有道而自修居常謹思戒在中止其子弟不率教約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大宗正司察訪以聞初帝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

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帝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
於漸久而怠廢況為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
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
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丙午詔曰朕嗣守丕業率循舊
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累聖承繼百年盛隆
宗社慶靈本支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
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外已詔於儒學各選
經師內仍擇於親賢共司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

官糾乃非違以正為率勉夫怠墮惟善是從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而降是詔九月詔以五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經筵從之

帝御邇英閣未嘗發言有所詢問二年十月侍講司馬光上言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

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㫖裨助聖性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觧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别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帝嘉納之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在侍從逾十五年因對乞補外入辭帝

謂曰學士忠紀之操朕固素知豈當久處外邪且命再

對

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集

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

見紀傳之體文字煩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

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

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訖五代正史之外

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興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王者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成鄉曽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别有編集其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餘歲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為衆所推欲望差此二人與臣同修庶早成書詔

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
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六
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名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
於屏帝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
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
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為七篇進
明日復名對延和殿帝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
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

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臣祖禹曰英宗皇帝潛德藩邸修身好學故仁宗以知子之明付畀大業及即位首勸宗室以學葢帝以身先之知學之益不學之損也又諭輔臣凡學之道戒在中止聖訓豈不大哉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讀於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讀問有至日昃內侍言恐饑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遣內

侍止之當講讀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侍宮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顥拜之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書紀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月壬寅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臣是人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未曉所

謂乞察臣所言是非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亦言不當遽罷光中丞封還制書上手詔光得卿奏及謂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易命此乃卿思之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比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皎然易見也況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茍朕以言事罪卿豈復還卿美職必諒朕誠更勿横慮可即授告敕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俟對日

朕亦當諭旨十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名侍臣講讀經史退上獨留吕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勸講左右非謂其言事也公著復奏遂解銀臺司甲寅司馬光初進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壬戌上出知鳳州梁泉縣令范亦顔所上書及濮廟議命邇英閣講讀官定奪仍宣諭立濮王廟非先帝本意先是七月亦顔以前嘉州夾江縣令投匭上書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是

禮惟天子可得而議也仁宗皇帝無子子英宗而付以
天地之大業盛德也英宗皇帝即大位服三年日夜惴
慄恐墜休緒大孝也詔議變禮以尊所生不忘本也濮
安懿王之於英宗伯父也原所生之德而尊其號冠之
以所封之濮明止一國非所以兼天下也於是右司諫
劉庠侍御史張紀殿中侍御史張唐英監察御史裏行
唐淑問等言亦頗小臣敢為欺罔以白為黒惑亂天聽
詿誤聖朝挾邪亂政漸不可長乃降亦頗下縣主簿尉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言竊
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
皆坐聽臣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
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後判太常寺韓維刁約
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
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
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
太祖開寶中李穆爲王昭素於朝名對便殿賜坐令講

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名學官李覺講説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别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詶劉攽韓忠彦言臣等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况執

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寔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輙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歴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

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
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請立
講論者不以為是王安石兼侍講請復乾興以前故事
使預聽者立亦坐之日少而立侍之日多於是公著等
遂同建明已而衆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
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
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
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安石次未當講上命安石講至

曾參易簀安石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于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未幾安石言禮記所載多駁雜乞今講尚書故有是旨講甘誓予則孥戮汝呂公著曰古之仕者世祿若身以罪戮則子降為皁隷人失位死不入兆域如此之類皆恥累其世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賞善及子孫罪惡止其身非并殺其子也講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呂公著對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

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為
盡善矣

帝學卷七

帝學卷八

宋 范祖禹 撰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下

熈寧三年九月戊辰初御邇英閣講讀已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經筵公著以臺丞侍講又兼經筵職遇講讀即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講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

帝之為政誰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

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邪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强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必以臣制置三

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名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吕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嵗一變五嵗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嵗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

時變月變邪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令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已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令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

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

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
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還
坐聲於閣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乃皆
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
夫訩訩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珪對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
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
朝廷散青苗錢兹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

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爲之期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
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
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如
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
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
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
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
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

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呉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響者呂

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絶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晏子曰和與同異水火醯醢鹽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若羮已醎復濟以鹽已酸復濟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大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之情誰不欲人順已而惡其逆惟聖賢知順之損知逆之益譬如酒醴雖適口而醉人藥物雖苦口而除病是以臣

之於君剛則和之柔則掖之明則晦之晦則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以就皇極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順己者即不次拔擢則諂諛日進忠正日疎非廟社之福也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妄論也丁亥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苟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

十年八月丙午御邇英閣講詩上問侍講沈季長曰豐年言秋冬報良耜何以止言秋報季長對畢上又問豐年不言報上帝良耜何以疊言報社稷季長對畢上曰此終始之詩也十月庚辰侍讀鄧潤甫陳襄讀史記因言司馬遷史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足以陳於陛下之前者如吕不韋傳之類是也上曰若此之類皆闕

之勿讀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不知進講何經上曰先王禮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英閣沈季長講周禮八法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壬午侍讀學士吕公著讀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前世帝

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也公著曰誠如聖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丁亥黄履講八柄上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

八柄非太宰所得與何也履對畢上曰然辛卯沈季長講九賦上曰或言關市之賦或言關市之征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癸巳黄履講九式上曰賓客之式次於祭祀而八政七曰賓何謂也履對畢上曰然四月丙寅沈季長講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糾禁上曰政令糾禁詳略如何季長對畢上曰言凡宫之糾禁則是不止於王宫又及於諸侯也八月戊辰黄履講宰夫之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上曰或言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或言以告而誅之或言以告於上何也履對曰詔冢宰者詔冢宰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於上者或詔王或告王及官長皆不得專也上曰或三年或歲終則書能否告之以為廢置此獨於正歲何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告乎履曰然

二年六月辛酉左諫議大夫安燾等上諸司式上閱講筵式開講罷講申中書上曰此非政事何豫中書可刋

去之

六年四月壬申御邇英閣蔡卞講周禮司市上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衆故也後世治市之法闕略令可求而復乎卞對曰先王之時有鄉有遂有朝有市其事相須也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

畢上之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録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比書過荀悦漢紀逺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臣祖禹曰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政事於邇英君臣傾盡無有所隱而帝天資好學自强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寧至元豐之末間日御經筵風雨不易盖

一遵祖宗成憲以為後世子孫法也可不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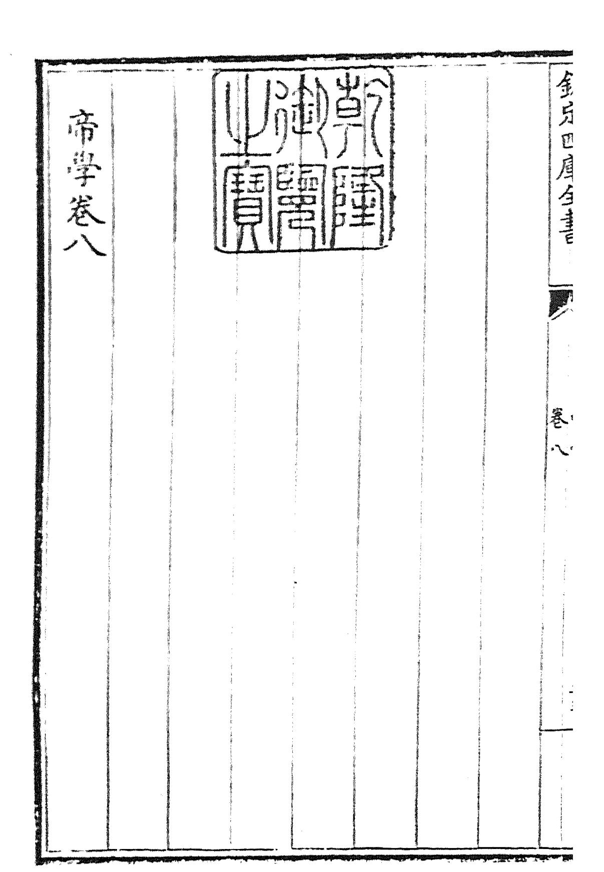
臣祖禹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於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

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則不能為大人故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要也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

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徳澤深厚逺過前
世皆由以道徳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
陛下廣覽載籍歴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
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有
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令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
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
學以守之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
君子尊徳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為太平之天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哉唯彊於學問而已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

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
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
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臣拜手稽首謹
上



帝學卷八